

深读·读人

►李庆明向记者展示用“央校”学生画作制作的邮票。

“我只是做了一个梦而已”

“我只是做了一个梦而已”，对于在“央校”的9年，李庆明常这样说。这个梦，就是他的“田园教育”梦想。

2003年，当李庆明刚刚到达深圳时，连自己都不相信他的“田园教育”梦想能变为现实。李庆明自己也说，在这样的城市搞“田园教育”，显得“不太搭调”了。

然而，转机总是出现得这么突然。据李庆明回忆，同年的某一天，李庆明在《南风窗》上读到一篇“小文章”。“文章中提到龙应台曾带着满脑子现代化的想法去欧洲游历，而欧洲现代化城市对传统的小心呵护，却击破了龙应台心目中对于现代化的想象。文章激发了我，现代化的进程不能失去传统的根基。”

快要熄灭的梦想之火，再一次被点燃。在寻找理论支持的时候，李庆明意识到，在教育上不应该轻易地提及“现代化”，“田园教育”与现代都市环境并不矛盾。“教育面向现代化，并不等于教育的现代化。”李庆明说。

于是，李庆明开始了在深圳的探索。他在“央校”创办了四季文化节、海洋文化节、民俗文化节等活动，让学生接近自然与传统；他在校园中建立图书馆，为儿童阅读打造小书城；他还组织书法、美术和声乐等各种兴趣小组，让孩子们爱好得到张扬。按照李庆明的说法，他的目标就是把“央校”打造成一个可以让孩子们自由挥洒天性的“诗意栖居”之地。

在这个目标之下的种种举措，受到了外界的诸多好评，甚至有媒体这样称赞“央校”：“这里是一方神奇的热土，这里是天真烂漫的孩子们的童年乐园，这里是豪情万丈的创业者的精神家园，这里是教育的都市田园。”

把更多的时间交给学生，让其发展天性，李庆明曾被人称为“特立独行”，然而“央校”学生在对自然的亲近、对爱好的张扬等方面的表现，得到众多深圳家长的肯定之后，这项举措也就获得了各方面支持。几年的实验结果，让李庆明自己也颇感自信，他说：“我相信，田园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种新尝试，一定会越来越显现出它的生命力！”

李庆明的“田园教育”梦想，并非空穴来风。位于崇明岛上的海永实验小学，便是这个梦开始的地方。

1999年，在给儿童教育家李吉林做了多年助手，并在海门县城的一所小学初步实践后，李庆明带领南通师范专科学校的一批优秀应届毕业生，前往崇明岛上的海永乡，创办了海永实验小学。

这是李庆明对李吉林“情境教育”的“乡村化”实验。在他看来，乡村才是中国教育最为本源的地方，“那里充满了田野智慧”。

“人烟稀少，经济贫困，交通不便”，李庆明这样形容当时自己和他的团队面临的困境。但是，同样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李庆明经过四年的教学实践，发展了属于他的“乡村田园教育”理论。

他这样描述“乡村田园教育”：释放自然天性，体验人间温情，回归真实生活，激活生存智慧和缔造精神家园。从此，李庆明感觉自己理解教育，“一下子变得澄明通透”，“科学的、心理学的、教育学的种种，我先把它们搁置起来，去寻找拨开迷雾后留下的本源，这才是教育。”

“我只不过是鞠了一个躬而已”

“鞠躬校长”，可以说是近年来大众用在李庆明身上最多的称谓。因为在“央校”的9年时间里，只要李庆明不去外地出差，都会在每天的7点左右出现在校门口迎接学生。李庆明对本报记者解释说，“我希望通过彼此鞠



“明星校长” 李庆明鞠躬谢幕

文/片 本报记者 刘德峰

躬，让孩子们学会尊重他人。”

在李庆明眼中，讲求平等存在诸多不易，经济上的平等、社会地位上的平等，以及其他种种平等的诉求，都不如鞠一个躬来得实用和简单。让李庆明没想到的是，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动作，让他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

“作秀！”有人这样指责李庆明。李庆明却说，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基础教育改革，虽然已开展了30余年，但他发现其中仍缺少点什么。“如果学生连‘不随地吐痰’都做不到的话，那还谈什么素质教育？我想，素质教育的核心应该是公民教育。缺少了公民教育的素质教育，必定是‘瘸腿’的教育、不完整的教育、畸形的教育。”

2004年，李庆明亲自起草了《为了共生的理想——促进儿童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宣言》，并提出了以公德伦理为核心的公民教育主张。这被他简称为“五公教育”。围绕“五公教育”，“央校”又展开了多项活动，包括“天天祝福”、“每月一辩”、“学期峰会”、“年度竞选”和“公民社区建设”等。其中，学生的“年度竞选”，成为广受大众热议的焦点。

从2004年起，每年10月15日—11月15日，都是学校雷打不动的“竞选月”。小到每个班级的班长，大到学校的少先队大队长、团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主席，都由学生自己选举产生，每人一票。

李庆明和其他教师一起，为“竞选月”确定了严格的程序和制度。一届学生会主席的选举，先要通过班级海选和年级海选，从高中、低年级各选出两名候选人；然后，在全校的竞选大会上，6名候选人要经历演讲、才艺展示、公开辩论、回答选民提问等各个环节；最后，经过全校1800多名学生的几轮投票，选出获胜者。选举章程规定，任期一年后，主席自动离职。

被外界看来“不免理想化”的举动，激活了学生参与学校事务的动力。在李庆明的指导之下，一群小学生、中学生把自己的学习、生活管理得井井有条。2011年，由他主编的五卷本140万字的《公民读本》正式出版，并获当年《中国教育报》“最佳图书奖”。

对于备受争议的公民教育实验，李庆明并不想过多地提及，“我只不过是鞠了一个躬而已。”

“我只不过是试了一道加法而已”

李庆明更愿意聊一聊他在

“我将与你同航，在那那越洋渡海的船上，在那不再存在的海洋。”7月6日，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南山附属学校(下简称“央校”)2011—2012学年度结束会议上，担任了9年校长的李庆明，在演讲中引用了这样一段话。

这段话，其实是几句歌词。十几年前，这几句歌词曾由莎拉·布莱曼与安德烈·波伽利共同唱响，伴随德国著名拳王亨利·马斯克，结束了具有传奇色彩的运动生涯。这首歌的名字，叫做《告别的时刻》。

“《教育启示录》去华侨城访谈南山央校李庆明校长，他刚知晓是任上最后一天，悲溢校园，有老师抹泪。”7月5日晚间，纪录片《教育启示录》制作人邓康延更新了这样一条微博。

在9年的“央校”校长生涯走向尽头，李庆明做此番演讲时，心中一定也伴随着这首歌曲的旋律。“教育狂人”、“鞠躬校长”、“能给深圳教育带来希望的人”……李庆明在深圳的教育改革实验，让他被赋予各种称谓。

“央校”所尝试的一道加法。“我要把自由的时间和空间还给儿童。”李庆明说。

在任期间，他把教师授课的时间缩短了：原则上，小学课堂上教师讲授的时间不得长于10分钟，中学课堂上教师讲授的时间不得长于15分钟，“我要把更多的学习时间留给孩子们自己。”

另外，他还大刀阔斧地减掉课程冗余课时，减少作业量，减少考试次数。如此减负措施，让有些家长、教师不理解，这样减下去，孩子们到底能学到多少知识？是不是过于激进了？然而，事

实却是，孩子们的课业轻松了，但教师们任务加重了。

刚到深圳任职的时候，许多老师不了解他的风格。在海永乡的时候，李庆明就多次因为和教师一起备课而通宵达旦。减负措施展开后，“央校”的教师渐渐明白了这位新校长对于课堂教学的认识。

李庆明告诉本报记者，有一次他指导一位语文老师讲授一篇课文——鲁迅的《风筝》，在备课的时候，李庆明要求这位教师：把全本的《野草》读完，然后再看鲁迅年谱，了解《风筝》一文写就之时鲁迅的境遇……经过诸如此类的准备工作，再进行一遍遍的限时演练，语文老师才完成备课。

这便是他减负理念的另一方面，教师10分钟的课堂讲授时间，需要花费一天甚至几天的时间去准备和演练，这被李庆明称为“磨课”。反复打磨，直至淋漓尽致，这就是“减”的另一面——“增”。

除了要“增强课程功能，优化课程、学科和教学结构”以外，李庆明还提出了“增强理念认同”、“增强发展后劲”、“增强学习动力”和“增强教育合力”等“五增”理论。

这就是李庆明眼中的加减法，但实际上，他所尝试的加减法不仅仅是这些。减去的，还有学校的行政化色彩；增加的，还有学校教育功能的地位。

没有按照传统学校的行政化建制，李庆明把“央校”的管理职能划分至学校的四个中心：教学实验中心、少儿文化中心、公民养成中心和教师文化中心。“我就是想营造更加宽松的行政氛围，使学校的教育功能得到进一步凸显。”

然而，9年下来，李庆明仍有遗憾。“我没能实现工会主席直选，也没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校长负责制。”

“他不是堂吉诃德，而是风车”

7月26日晚，离开深圳并在昆明等地讲学后，李庆明回到江苏南通。他终于有时间与自己的学生、老友、家人聚在一块儿，谈论在南通的岁月，谈论对教育的理解，谈论对离职的看法。

李庆明喜欢喝红牛，喜欢吃南通本地的海鲜，于是，他回到南通的第二天，一直“像一个父亲”照顾着李庆明生活的弟弟，

就为他准备了丰盛的海鲜大餐。

李庆明在南通的同事、学生，在与他见面之前，都会多准备几瓶红牛。他们了解李庆明，就像了解自己的亲人，在私下里与记者谈及李庆明时，也会说他是“理想化”的、“书生气”的，但他们的言语之中，又颇为支持。“如果有条件，我真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‘央校’去。”他的一位学生说道。

李庆明承认，纵观自己的诸多称谓，“书生”一词较为贴切。

他曾长期沉浸于书斋，试图从书本中寻找教育的真谛。作为一个校长，与其说他是个管理者，不如说他是一个将哲学理论应用于教育实践的思考和践行者。因为当记者与他坐在被各种书籍环绕的桌前，谈论他的校长生涯时，他更多的时间是在谈论哲学。

“读书，对我的教育实践有很大的影响”，李庆明说，他是在用现象学哲学的理论，对“教育”进行解构，然后才找到了他所认为的“教育的真谛”。

通往“田园教育”之路可谓漫长。中学时，李庆明在卧室中发现了父亲的朋友寄存的书籍，从此就与读书结下了不解之缘，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，即使当时不能理解书本上的哲学概念。“背书、抄书，成为我那时的习惯，并一直延续至大学。”李庆明告诉记者。

大学时代疯狂的买书过程中，他接触到美学，并在李泽厚著作的引导下，继续研究美学、艺术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。1981年到南通高等师范学校任职后，李庆明又在学生的刺激下接触了现象学哲学，并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，彻底打开了通往“田园教育”的道路。

作为一个“书生”，他忠实地实践着长时间思考与实践所得的理论，而不为教育的现实所屈服，正因如此，他才能把他停留过的海永实验小学、“央校”打造成在教育界受关注较多的案例。

“别人都说我是拿着剑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。”李庆明笑着说。而李庆明的学生则反驳他，“其实你不是堂吉诃德，你是那风车。”

两人相顾，抚掌大笑。离开了“央校”，李庆明变得有些迷惘，他一下不知道未来的路该如何走下去。

“是要回归书斋，还是应该继续前行，最近我一直在思考。”